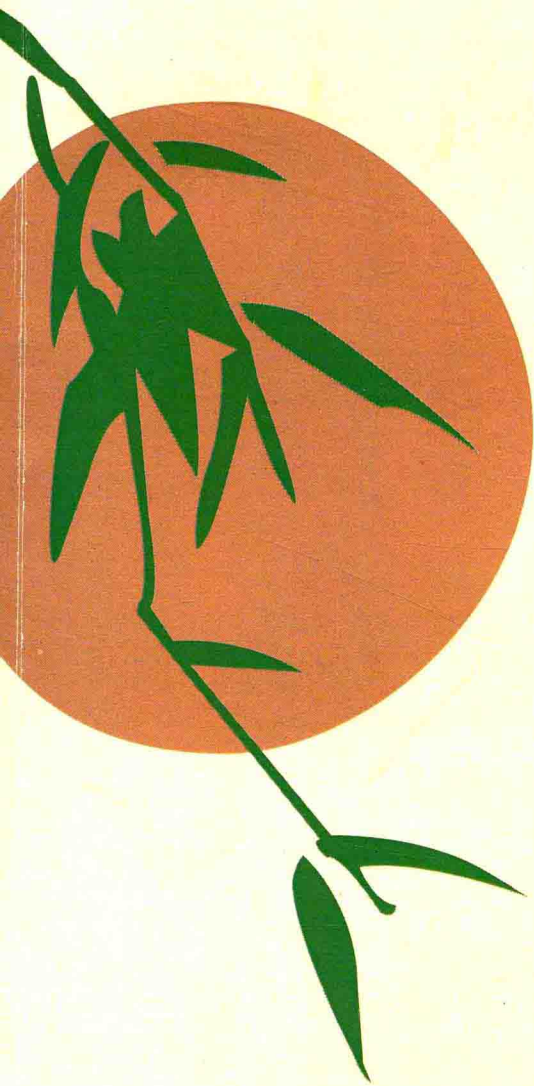


汪大燮詩文選



汪大漠诗文选

汪大漠 著

重庆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一腔热血，抗日救国，纵横南北真豪杰
满腹经纶，绣成长城，驰骋江海留忠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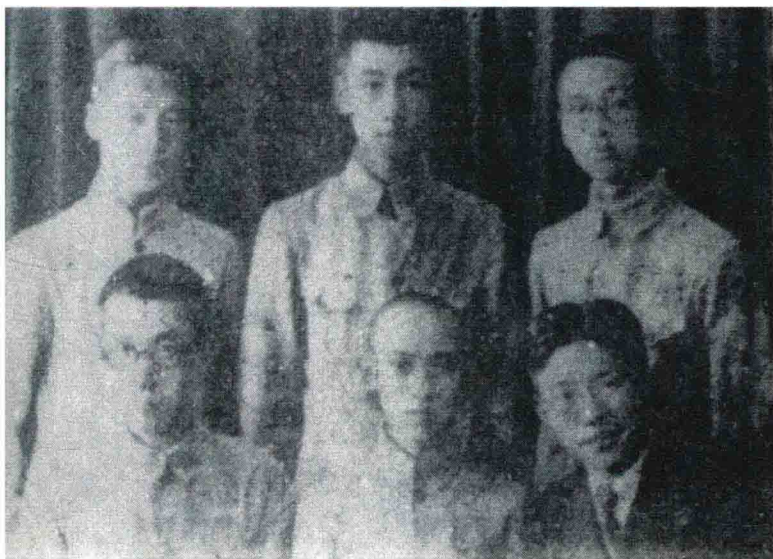
——人民海军战友献给汪大漠的挽联



1948年汪大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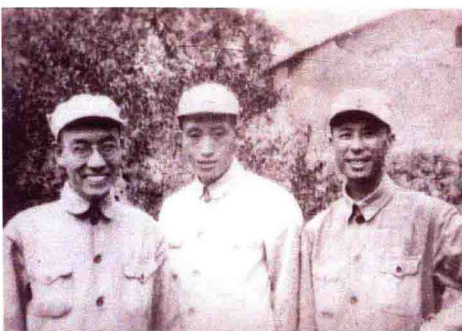


1957年6月和汪大漠一起到延安参加红军的叶兆麒同志在北京汪大漠家中 (1988年7月)



1937年6月和汪大漠一起到延安参加红军的章嘉乐同志来北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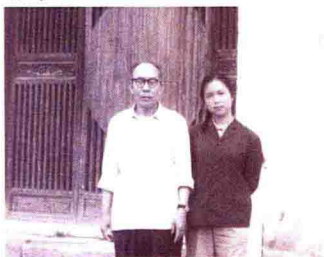
1937年春在成都。汪大漠 (前排左一) 和田家英 (前排中)、章嘉乐 (前排右一)、叶兆麒 (后排中)、戴碧湘 (后排左)、蔡佑渠 (后排右) 合影。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1947年春，汪大漠（左一）、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和朱彬、周良俊同志留影



1975年6月，汪大漠（中）和夫人张建华（左）到皖南重回新四军军部，同当年的皖南老战友合影



1983年汪大漠和女儿汪旅泉同访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



1986年10月汪大漠、张建华夫妇合影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门前



汪大漠、张建华夫妇合影 (1949年于上海)

大突一紀軍展公
汪南之在四年上
皖待。新
漢團首。念60周
覽會展
展



1983年5月汪大漠、张建华在北京中南海



祝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
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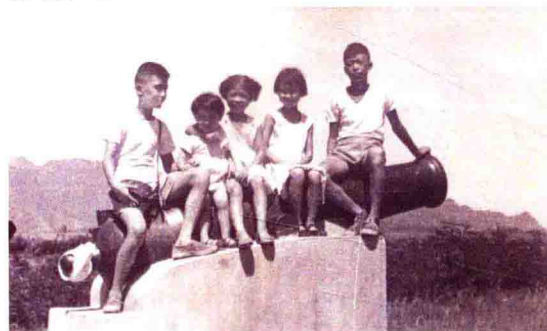
張建華愛妻哂納
汪大漠率全家同賀

汪大漠祝贺爱妻张建华生日快乐的亲笔字迹 (1988年)

1986
年9月汪
大漠、张
建华在安
西事提蒋
变之(現改
亭名諫諍
亭)留影



汪大漠、张建华和儿女们合影。前排汪大漠（右一）、张建华（中）、汪海初（左一）；后排汪醒初（右一）、汪晚初（右二）、汪宇飞（左二）、汪旅泉（左一）



汪大漠、张建华的五个孩子坐在海防大炮上留影。从右至左为：汪晚初、汪旅泉、汪醒初、汪宇飞、汪海初



1986年5月，孩子们祝贺汪大漠70岁生日。中为大漠；左为汪醒初、王康宁、汪宇飞；右为汪海初、石松青



汪大漠、张建华合影于北京（1966年）



汪大漠、汪大波、汪晚初、汪旅泉、汪川石合影于北京海军总医院（1991年7月）



汪大漠和儿子汪晚初、汪海初在一起（1950年于南京）



大漠、建华合影于北京中南海 (1987年)



大漠、建华同游北京地坛公园 (1985年9月初)



骑马走在当年红军曾经路过的草原上
(汪大漠、张建华1989年8月)



1989年夏天，汪大漠夫妇在四川九寨沟黄龙珍珠滩瀑布



1987年夏天，汪大漠在北戴河疗养



1988年5月，摄于北京家中 (从左至右：张建华、汪大漠、汪大波)



汪大漠、张建华1953年回四川探亲，和在重庆的父母亲、弟弟、妹妹各家合影



汪大漠、张建华和胞弟汪大波（左）于重庆南温泉（1953年）



1964年，汪大漠回重庆探亲，和父母、弟弟汪大波、妹妹汪道范、汪道引、汪道根各家全体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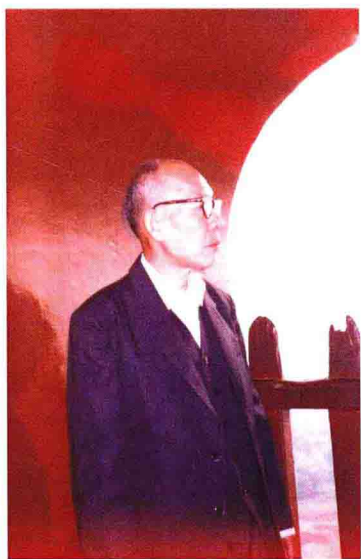
1950年4月，时任华东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汪大漠在南京中山陵之樱花林中



汪大漠1966年5月在北京兴
化西里宿舍前留影



汪大漠、张建华夫妇1973年在杭州海军
家属竺先生家休养时留影



1986年9月汪大漠在西安大雁
塔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區海軍後方勤務部用箋 勤務部用箋

大波吾弟：你寄來的信件均已收到。寄來的打
你幾次來信均已收到。寄來的打
古詩刊一本和解放軍文匯一冊均已
收到。你對我的親切的關懷和鼓勵
使我更能安心養病，更加努力工作進行一些
業餘的文學創作活動。
我已請了醫生，擴大鏡可以用，且能做
一種輔助的臨時工具。這比已往了我一
個擴大鏡，對你的關懷，敬致謝意。
暖而風雪一報已於十二月底完成。
希望你很快能利用起來。做個修補。時間已
太不寬了。稍後即進。你正忙於工作，
沒有比學習更重要的事情了！祝
新年快樂，期考優勝！
汪大波 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

汪大漢手書真迹（1955年1月7日寫給北京大學學生汪大波的真筆信）

英雄的人 金子的心

——序《汪大漠诗文选》增订本

汪大波

为了编辑出版《汪大漠诗文选》增订本，最近几个月，我再一次通读大漠兄这本出版于1993年9月的书，而且对一些重要篇章反复重读。每读一遍，我的感受越深，被这些文章、诗词中的思想和意境所吸引，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楚而深刻地发现：大漠诗文中有许多珍贵的闪光点、有超前的真知灼见、有非凡的独立卓行、有爱憎分明的充沛激情……

特别让人惊奇而兴奋的是：汪大漠超前的见解（例如他早在1936年就对“天才论”写了三篇判文章，并在1935年就著文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闪光的论点（例如早在1935年他就著文否定和批判“党八股”）；非凡的独立卓行（例如他1937年秋，以陕北公学一般学员身份自觉笔录毛泽东《论鲁迅》的演讲，并且大胆给武汉《七月》杂志发表）；至于充沛的爱憎分明的激情，则屡见于他的诗文中，举不胜举！所有这些特点，更使《汪大漠诗文选》熠熠生辉，不同凡响！

早在1936年暑天，大漠兄就在重庆《商务日报》副刊发表了《谈天才》一文，公开主张不迷信天才。1936年12月9日又发表《关于天才》的短文，他引用爱迪生的话“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血汗等于天才”，又引用牛顿的话“天才是不断的努力”，阐明他自己的天才观。1937年3月3日，再一次在报纸上，批判“天才论”，指出一些人误解天才、迷信天才的危害。可见，汪大漠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三篇批判

“天才论”、否定“天才决定性一切”的论文，旗帜鲜明地坚持科学的天才观。无独有偶，30年后，林彪“四人帮”一伙伪君子，又刮起“天才论”的歪风，鼓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借以欺骗人民，愚弄百姓。实际上，早在30年前，当时只有20岁的高中学生、文学青年汪大漠，就已经多次批判和否定“天才论”了！相比之下，这应当算是汪大漠超前的真知灼见吧！

“这年头实在太幽默了，读书也是不该人干的了。因为错读了书，多知道了一些道理，就必定是反动。……无怪那些体面的学问家也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正经的说读书是人的权利。人尤其该有选择读书的自由。”这是1935年6月汪大漠写在杂文《读书的自由》中的话。他用讽刺讥笑的笔调，对上世纪30年代某些人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想不到30个年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四人帮”一伙也重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老调，鼓吹“读书无用论”，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十年“文革”，大整知识分子，大批学术权威，扼杀了多少知识精英，摧残了多少科技成果啊！可见，“四人帮”是同上世纪30年代那些反动家伙一样的愚昧和残暴！汪大漠超前的真知灼见，在于他早在30年前，就指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荒谬，并且公开抨击！

上世纪30年代，正在中学读书的文学青年汪大漠，针对当时文艺界抄袭成风，陈词老调泛滥的现象，以《文艺的失真》为题，公开批判和否定“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文章，大声呼吁文艺“需要活的创造力，锄除迂腐的滥调”。大漠在列举不少的陈词老调和抄袭现象之后说：“由此可证明我们中国的文人缺乏活的创造力……因而形成‘洋八

股’、‘党八股’之类的文章”、“尽都喊同样的口号，尽都写千篇一律的标语。”大漠写道：“我想，这种‘抄袭’的传统思想不去掉，迂腐的调子不打破，活的创造力不建立，所谓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无法产生的”。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写作时间是1935年8月18日。早在那时，他就独立思考，敏锐地公开提出反对党八股啦！这难道不是十分珍贵的闪光点吗？

在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当时作为学员的汪大漠未经任何人示意和安排，非常主动地完整地笔录了毛泽东论鲁迅精神的讲演，加以保存。又于1938年春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工作分配期间，自觉地把实录的毛泽东论鲁迅笔记，仔细整理成为文稿，送给武汉《新华日报》，因系中共中央领导人文章，未经审阅不便发表而被退回。汪大漠又独立决定，寄给武汉《七月》杂志发表了，而笔录者的名字，把“大漠”误排为“大汉”。随后，大漠分配去新四军军部工作。他所笔录整理成文稿的《毛泽东论鲁迅》，虽然几经报刊转载，解放后，又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然而笔录者“大汉”是谁？却一直未找到。大漠本人也不去更正。因为他记录整理并发表《论鲁迅》文章的本意，是出于对伟大作家鲁迅先生的崇敬，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他当时已经是红军战士），而不是为了出名。直至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唐天然和胡风的文章后，这才落实了汪大漠系毛泽东论鲁迅笔录者及发表经过，并由新华社正式发表加以确认。（见本书“文稿”中汪大漠和唐天然、胡风的文章。）由此可见，那时不过22岁的革命青年汪大漠具有非凡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卓越的见解。不只是卓见，而且是卓越的行动了。我们称之为非凡的独立卓行，应该是当之无愧吧？

汪大漠具有充沛的爱憎分明的激情。他生长于旧中国农村，深知旧社会的黑暗与老百姓的疾苦。他写道：“昨接家中来信，知今年旱灾特别厉害，且乡间流行疾病复又大起，乡人死者无数”，这让他想到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灾难”，他讽刺那些口喊“归农运动”的人并未给农民带去幸福（见本书《夏的恐怖》）。大漠还写道：“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掠夺；二是旧的土地关系阻碍了农村的发展。所以天灾年年有”。他写道：“想起眼前四川旱灾的悲惨，不禁使人怆然流泪。”他深刻地指出：“老百姓们是永远在死亡线上挣扎！”（见本书《天灾的损失》）。对城市贫苦的百姓，汪大漠同样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深切的关爱。在他写的新诗《小生产者的悲歌》中，他对沿街卖报的报童寄予了深情，他写道：

“那一条奴隶的绳
从古至今
直到现在
谁给他们解开？
在千人万众的前面
他可怜的呼喊
一个铜子，他只取一半
卖一份晚报
不止千万声的悲唤”。

在同一组诗中，汪大漠对背砖的童工发出激情的呼喊：

“有一天
你们会听见一个声响

绳断

压在背上的砖也落了下来

你们快去寻找自由，

快去抓着光亮”。

在杂文《漫谈杀气》中，汪大漠在叙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杀气”和世界第二次大战的魔嘴里已吐出万丈高的杀气，以及中国人的自相残杀等等之后，引用了庄子《山木》篇中关于“杀不能鸣者”的故事，深深感叹道：“中国的老百姓即是那‘哑雁’，任人宰割而不能鸣而任人宰割”，他大声疾呼：“哑雁似的老百姓们，鸣呀！鸣呀！”

汪大漠深爱人民的另一面是痛恨敌人。日本侵略者、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等反人类的战争狂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都是他文章中揭露、批判和鞭苔的对象。1937年1月18日他在《皮蓝得娄逝世感言》中，鲜明地批判著名作家皮蓝得娄晚年充当意大利法西斯文化的传教士和辩护士的错误。大漠写道：“一个作家认识不了历史的进程，分辨不了社会的善恶，就不能表现时代，鼓舞时代……终要遭受时代的摒弃、淘汰的”。就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掀起全面抗日救国战争的那一年前夜，也就是1936年12月31日，汪大漠在他的《一九三七年开篇》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在这年的末日，把已往的三百多个日子检视一番：血和泪的飞逝，呐喊与呻吟的交错，残酷与暴戾的狂毁；压迫与反抗的激战，法西斯疯毒与民主精神的火拚，封建余毒与自由思想的冲突……大战准备的狂热，弹药臭味的飞扬，窒息人类的世纪。一九三六年啊！笨鹿般的欧罗巴，麻木的亚细亚，把这三百多个日子扮演成无数的悲剧……贫穷的中国，千万年的奴隶，也想伸个

腰……”。汪大漠热情洋溢地呼唤：“让一九三七年的光明把一九三六年的黑暗追赶开去，我们鼓起粗大的掌声，迎接着这新生的一年到来”，“我们要把一九三七年作为起点，让那没有饥寒，没有苦难，没有压迫的，人人皆大欢喜的社会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世纪，我们的梦啊！”

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思想感情、思想认识和思想基础，汪大漠于1936年冬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7年春天，他又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国会，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演讲等工作。随着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的发展，他的爱国抗日志愿更加强烈。他和他的几位民先队战友和同学，萌发了投笔从戎的意愿。他们想去上“红军大学”，直接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5月汪大漠和他的战友叶兆麒、张德全（又名章嘉乐）3人，拿着成都民先队组织的介绍信，秘密由重庆乘船去武汉，再转车去郑州，从郑州再乘车去了西安。经“华北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介绍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又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陕北三原县云阳镇参加红军。汪大漠被分配做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员。同年8月，21岁的汪大漠进入延安陕北公学第一期学习。在延安，他聆听、笔录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演，并于1938年在武汉仔细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文稿，发表于《七月》杂志。为整理和保存毛泽东唯一的一篇论鲁迅的文献作出了贡献。1938年10月，汪大漠在新四军军部，由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和曲再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大漠仅有22岁。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汪大漠经受了极其艰苦的考验和病痛的折磨（详见本书纪实性文章《皖南烽火，战士丹心》和《皖南突围纪实》，以及文学性散文《皖南风雪》，还有《皖南突围》诗六首、《突围胜利疗养中》诗六